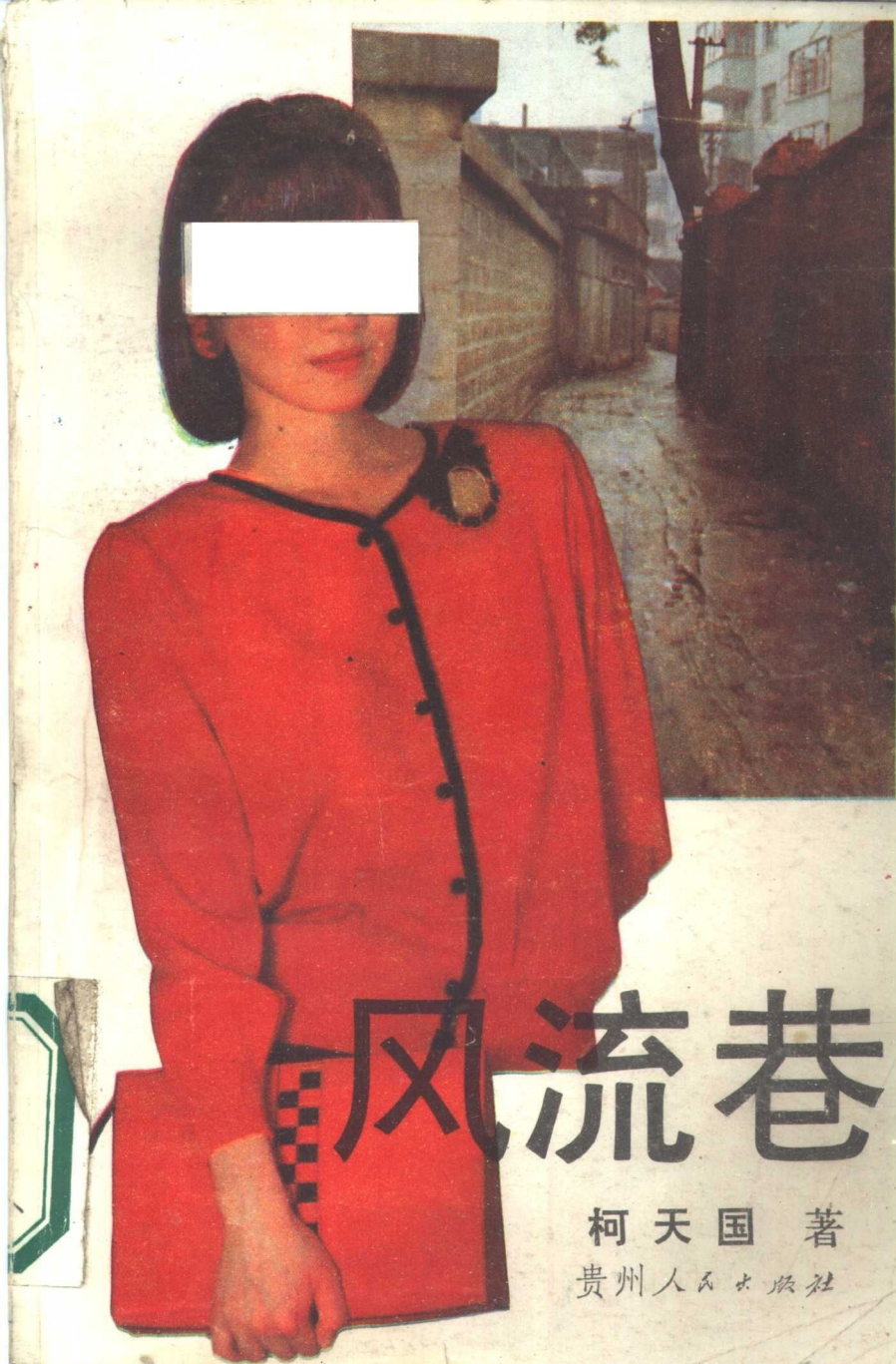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风流巷

柯天国 著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风流巷

柯天国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责任编辑：戴美莹

封面设计：邹刚

技术设计：王有明

风 流 卷

柯天国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南宁市红旗印刷厂印刷

877×1092毫米32开 10.875印张 220千字

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00,000册

ISBN7—221—00786—1/I·148 定价：2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南方某城市有一条仅有六户人家的风流巷 相传明末名妓张师师出生于此，故而得名。

几百年后的今天，由于政策的开放，风流巷又出了几位“风流人物”。风流巷的名声比起当年张师师在世时还要沸沸扬扬。

张师师的后裔张芸，报考美院模特儿，几乎被心术不正的招考老师污辱；后来办起“风流旅社”，生活的风帆却又遇到狂风浪，年轻的女老板经受着灵与肉的煎熬……

半生“风流”的舞王，应聘为“风流舞厅”经理，轻歌曼舞，为城市增添了生活风采。然而，复杂的生活之网，却非柔情舞曲、眩目转灯的舞王所能应付裕如……

阿三开办的狗肉店，一味祖传的“六福狗肉汤”，滋阴壮阳，成为现代生活一绝，招徕中外顾客，使风流巷闻名遐迩……

跟随“四人帮”升沉的陈家常，在邻里命运不济时，他的“皮包公司”却越开越红火。他的皮包里装进了多少昧心钱？

该书展现了色彩斑斓的市井风情，回响着时代的节奏，刻画了芸芸众生相，情节丰富，悬念迭起，读来引人入胜。

目 录

小 引.....	(1)
一、阿三狗肉店.....	(2)
二、风流巷里的风流人物.....	(12)
三、靓女张芸.....	(32)
四、女模特的命运.....	(23)
五、迷住了外国食客.....	(42)
六、张妹开店.....	(50)
七、“九八佬”.....	(57)
八、丢了党票有钞票的人.....	(64)
九、她偷偷打胎.....	(69)
十、女儿失身父想财.....	(79)
十一、白狗偷吃，黑狗担当.....	(86)
十二、奸夫出奸计.....	(91)
十三、七十老翁的发财梦.....	(106)
十四、夜挖私财.....	(117)
十五、十捆西装一把火.....	(122)
十六、满城风雨“炒”麻袋.....	(135)
十七、假如他是真的.....	(150)
十八、受骗何止一个杜科长.....	(159)
十九、有人欢喜有人愁.....	(166)

二十、舞王出山.....	(177)
二十一、有一连靓女应聘.....	(189)
二十二、骚货斗骚货.....	(198)
二十三、舞场百态.....	(212)
二十四、怠慢不得的芝麻官.....	(225)
二十五、四个神出鬼没的女客.....	(238)
二十六、风流巷出了风流事.....	(247)
二十七、也有妹仔借酒浇愁.....	(260)
二十八、欲哭舞池.....	(271)
二十九、歌星演唱会砸锅.....	(281)
三十、祸耶？福耶？.....	(301)
三十一、何必当初.....	(309)
三十二、人间何处有净土.....	(324)
三十三、是风流巷还是风雨巷.....	(331)

小 引

风流巷坐落在某城，一出巷口便是繁华的街道。相传，明末的一代名妓张师师，未堕入青楼前，曾是这条小巷的良家少女。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巷，居然出了个誉满通都大邑的闺阁名媛，于是有人便给小巷取名风流巷。

其实，风流巷窄小得可怜，并且还是条“死巷”。全巷只有六户人家，一辆“的士”开进去，只能倒车退出来。小巷是残破的，那六户用老式大青砖建筑起的两层楼房，墙灰剥落，屋檐的瓦楞也因风雨的侵蚀参差不齐，布满了青苔。用画家的话来说，风流巷的色彩是冷调的，灰暗的。在某些年轻人的眼中，这条小巷简直就象人体的那段多余的盲肠。可是人事有代谢，世事有变迁，在急速变革的今天，某些年轻人的眼光也未必“年轻”了。这条城市的小“盲肠”也在蠕动，也在变化着。如今，“雅马哈”和“铃木”已“突突突”进出在小巷，“的士”也不嫌倒退的麻烦，常常到巷里驻足。更有意思的是你瞧瞧那巷口：多少个招牌、字号打着箭头直指巷里。什么“贸易总公司”，什么“阿三狗肉店”，什么“风流巷旅社”等等，五花八门，都齐集在里面。于是这条小巷，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，我曾涉足其间，并与他们其中一些人交上了朋友。他们的忧忧患患，欢欢乐乐，已经与这个社会息息相关。有感于此，我便把他们的身世、经历、记录下来，整理成篇。姑妄曰《风流巷》人物志

也罢，长篇小说也罢，反正多是有其人其事。读者诸君也不必去寻根问底这“风流巷”到底实在哪里？里面的人物还在不在人世？看后，您仔细想想，也许这条巷就在您的眼前，也许这些人物就在您的身边。不信您且往下看。

一、阿三狗肉店

每到傍晚，一股股诱人食欲的香味从风流巷飘逸出来。啊，真香啊！途经巷口的过往行人都禁不住吸吸鼻子，闻一闻这特有的香味，似乎也是种享受！

巷口外的大马路，各种车辆川流不息。不时有一辆辆锃亮的“丰田”、“皇冠”缓缓驶到风流巷口，“的士”停住了，从这些豪华轿车里钻出来的，不是西装革履、貌似富商大贾的男士，便是浓妆艳抹、风姿绰约的女郎。他们风度翩翩的迈进了香喷喷的风流巷。在此同时，随着一阵刺耳的呼啸，风行时髦的“雅马哈”、“本田125”也冲进了风流巷，几乎每辆摩托车的电镀后架上，都搭着个俏丽的女郎。女郎微微昂着头，和风吹拂着秀发，显得潇洒飘逸。在窄小的巷道里，摩托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，就连那些从“的士”下来的阔佬、艳女也不得不躲避让道。自然，涌进风流巷的人群并非个个衣冠楚楚，同样有不少尚未发迹、衣着邋遢的长发哥们。

啊，各界狗肉朋友们，风流巷的“阿三狗肉店”欢迎你们！这不，在风流巷的最末一家，一块红漆招牌下，笑盈盈的店老板——狗肉阿三早已在此恭候诸位光临。

尽管狗肉阿三有名有姓，但现在不仅巷外的人大多不知他的尊姓大名，就连风流巷的邻居也几乎都淡忘了。不管长辈晚辈，一律称之“阿三”！只是他开了狗肉店，出了名，在阿三的前面才加上了个“狗肉”二字。其实，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狗肉阿三才同狗肉结下缘分，并且，狗肉给他的生活开辟了灿烂的前景。

狗肉阿三在家里排行老三，上有两个姐姐，都已出嫁。他自幼丧父，母亲辛劳一世，总算把他们姐弟三个拉扯成人。大姐、二姐可怜老人，都争着让老人去同她们生活。母亲只好轮着跟两个女儿过日子。这样，这间风流巷的祖传的老屋，便由阿三守着。阿三今年二十有四，莫说成家，这么个大男仔，也还从未同个年轻妹仔走过半条马路。他为人厚道，平素不爱言语，脑子却也灵巧。几年前，高中毕业呆在家里，百无聊赖中，见那些木匠做家什，他越看越着迷，回来后弄了些锯刨凿斧，木板方料，做成些小桌小椅，又挨家挨户一一分送，风流巷家家皆大欢喜。后来，阿三木工手艺愈发精熟，本完全可以亮牌开店，但他自惭半路出家，碍于面子，不敢去拉活路。这时，红光路的木器包工头何老大却看中了他，便想拉他入伙。这何老大非但不懂推刨拉锯，连钉颗铁钉也要请人代劳，但，他却有钻营门道，见社会上不少闲散木匠，便统统网罗起来，由他出面联系承包活路，分给各人回家制作。这些木匠明知何老大在分成上做手脚，盘剥他们许多血汗钱，但苦于无从找主顾，也只好愿为何老大效劳了。狗肉阿三成了何老大店门的一员伙计。

一天，阿三的大伯来到他家。一进门，大伯见阿三光着膀子，舞着利斧忙得大汗淋漓。大伯见状，苦笑地摆了摆

头，道：“阿三，你这般卖命，我看何老大要多赏你点银子了！”

阿三“嘿嘿”地憨笑道：“反正是计件的，多劳多得。”

“咳，就怕是多劳少得呢！”大伯老谋深虑地说，“何老大得的票子，用麻袋来装。你呢？你们这些打工仔得几文钱？”

大伯已年届七十，身体还硬朗。他膝下无儿无女，向来十分疼爱阿三，而阿三也十分敬重大伯。当下，经大伯这么一说，阿三放下利斧，一边擦汗，一边嘟哝地说：“大伯，我不是不知道何老大榨油水，可打工仔哪敢同老板计较呢！我也不图什么，但求有个温饱。”

大伯看了看阿三，似乎早已考虑成熟，说：“阿三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干脆自己干！”

“自己开家什店？”

“不，改行，卖狗肉！”

“卖狗肉？”狗肉阿三愣住了。他知道大伯退休前原是十里香饭店的大厨师，有一手烹调狗肉的绝技，早在解放前，就以“狗肉大师”而闻名遐迩。他弄的狗肉，无论煎、炖、焖、炒，均可皮酥、色鲜、肉嫩、味香，每每上桌，未曾品尝，光闻到那浓郁特有的香味，就会使人馋涎欲滴。只凭这点，还不算真本事，他大伯还有一绝，以狗肉为主，配以十味药料，制成一种汤，叫“六福狗肉汤”，这汤水有补中益气、健肾壮阳之功，凡肾亏体虚、阳痿不举，举而不坚，坚而不久者只要每晚喝上一碗，连服六天，则保证“坚久耐用”！旧社会，那些腰缠万贯，家有三妻六妾的达官富

贾，谁不登他的门？管你是什么“司令”、什么“会长”的，在他大伯面前都得向他打躬作揖，讨碗“六福狗肉汤”喝。有年，伪省长闻知有专治阳痿的“仙汤”，便差人专程来找他大伯，声言要以重金买下这汤的配方。他大伯一句话把来人挡回去了：“重金买我的配方？笑话，你就是搬金山来，也不稀罕！”

如今，大伯要阿三改行卖狗肉，他想了一会便说：“大伯，卖狗肉我可是一窍不通呀！”

大伯笑了：“我出面支撑，还怕没有人来吃狗肉？”

阿三答应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大伯到市场买了十几斤狗肉来到了阿三家，他把门一关，领着阿三来到厨房，便生火磨刀。大伯把一大包佐料放在案板上，对侄儿说：“阿三，卖狗肉第一要讲究佐料，第二要讲究火候。这‘六福狗肉汤’则更讲究配方。汤的十味药料中药店都有出售。但，买药料也要讲究保密，不要一次在一家药店买，要分多家药店买，这原因你该明白了吧？”

阿三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。

大伯把围裙一扎，左手提起狗肉，右手握着利刀，三下五除二，眨眼功夫，那块狗肉切得一般的厚薄均匀。接着，油炸、爆炒、清炖，一时间，厨房里油烟弥漫，香气袭人。大伯一边示范一边讲解，等到那一盘盘五香狗肉、红烧狗肉、白切狗肉、麻辣狗肉、清炖狗肉摆上桌子时，真令阿三惊叹不止。末了，大伯又做了一大海碗“六福狗肉汤”。阿三对这汤是早闻其名而不知其味，他性急，端起汤就要喝，大伯忙用手将碗按住，说：“二十几岁的‘公鸡仔’，喝它不得。”阿三听了，不知其意，心中有点不快。晚上，待大

伯一走，他端起那碗“六福狗肉汤”“咕噜”几下，一饮而尽。喝完，他直感到这汤有点苦辣，不象五香狗肉那样爽口，心想：说得那样神秘，也不过是这般味道而已。哪知，这一夜，一向睡得安稳的阿三，竟破天荒地失眠了，躺在床上感到周身燥热，精神焕发，瞪着大眼睡不着觉。

阿三好不容易“熬”到了下半夜，才昏昏入睡，后来又迷迷糊糊地一阵畅快，猛然一醒，发觉内裤裤裆湿漉漉的一大片。这下，阿三在奋然、惑然和寂然之中，对大伯那句“‘公鸡仔’，喝不得这汤”的话，始有深刻的认识。

阿三要开狗肉店，没有太大的打难，自己的房子，楼上楼下修缮一下，再添上些桌椅板凳。这些木匠活，用不着去求人；资金是能多则多，不多亦可，反正是看菜吃饭，大姐、二姐、三舅娘、四姑妈、五表叔、六表嫂，一人赞助一百二百的，加上点自己的积蓄，去领张个体户执照也不是件难事。更使他放心的是，有大伯做后盾，打出“狗肉大师”的招牌，风流巷还有不热闹的道理？于是，几天之后生意还未开张，也不知是哪个传出去的风声，双马贸易公司的黄经理，桂港饭店的肖老板，包括那个木器包工头何老大，一伙人都登门预订“六福狗肉汤”。望着这伙年过半百的捷足先登者，阿三心里暗暗好笑。

不过，有件事却一下难倒了阿三。莫说开个狗肉店，就算是开个小食摊，也要有个帮手。眼下，阿三为选几个服务员而四处奔忙。原来，他想就地找几个“女待青”，风流巷找不到合适的，街上有的是。可他大姐却一口反对：“找城市妹子？你怕是找对象么，打工妹只有农村的才来得可靠！”阿三细细一想，觉得大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如

今的城市妹仔，新潮的新潮，洋化的洋化，好吃懒做者大有人在，赶时髦，讲享受，个个内行，连出个门，也要“打的”（注）！有几个愿来为你剔狗骨头？可不是么，丰景路“大西洋”酒家的钟老板，开业时，别的不学，却口口声声要学“西化”，雇几个女服务员，满街贴海报，又花几百元去报纸上登广告。他选的女招待，好比皇上选宫女，一要年轻，不得超过二十岁；二要漂亮，可以上电影当明星。“美国的女招待，哪个不是高鼻子，丹凤眼，黄蜂腰，梅花脚？女招待长得不靓，哪个来吃你的饭？”钟老板振振有词，好比刚从美国回来。

在应招女郎中，钟老板终于选了几个“靓女”。第一天上班，这些靓女好象是去赶舞会，一个个浓施粉黛，花枝招展，有穿紧身旗袍的，有穿透明露膀衫的，有穿健美裤的，还有一个居然穿了条“迷你超短裙”，屁股一扭，露出两条白嫩嫩的大腿肉，个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撩拨人心的妖冶和风骚。钟老板色迷迷地扫了她们一眼，不禁失声大叫：“好吔！够靓！”哪知，饭店开业，顾客光临，这伙靓女却坐在一旁，不是扯嘴嗑瓜子，便是打粉涂口红，顾客坐了半天，竟无人上去搭理。钟老板见状，上去喝道：“喂，你们怎么不去招待顾客？该上茶的上茶，该端菜的端菜！”

“咦，钟老板，要我们干这些呀！”穿旗袍的显得有点惊讶。

“服务员是干什么的？哎！端菜捧汤，抹桌扫地，洗碗洗碟，这是小孩都懂的事，还用得着我教么！”钟老板有点不耐烦了。

注：打的，即乘出租汽车。

“钟——老——板！”正在涂口红的靓女一撇嘴，娇声娇气地拖长着声调说，“人家外国的女招待，哪个不是陪客人吃喝的，你不信，你到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去看好了。”

钟老板望着这几个搔首弄姿的女郎，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，“臭婊子，都给我滚出去！”

“钟老板选美”，自然成了本城美食家谈笑的话题。如今，阿三要招服务员，哪敢步钟老板后尘？这天，他正在家中为这事苦恼，他二姐急匆匆地赶了回来。一进家门，二姐便说：“阿三，服务员我给你物色好了！”狗肉阿三忙问：

“哪里的？”二姐说：“我们单位罗科长原先请了个农村小保姆，帮他们带小孩好几年了，人老实肯干，如今小孩要进幼儿园，他们打算辞退，听说我们要找服务员，他们便同小保姆商量，征求她的意见。这保姆高兴得很，还说，她们县里来的好多妹仔都想到饭店餐馆当服务员。昨天，我同小保姆接上头，她答应今天下午约几个同乡来我们家，你就在家等着好了。”

阿三听罢，心中十分高兴。吃了午饭，他便打扫了一下改成餐馆的堂屋，又烧了一壶香茶，备了几个杯子，然后坐在一张椅子上等候来客。

果然，还不到两点，从巷子里传来一阵喧哗，又听到一个尖叫的声音：“你们看，这是六号，到了！”话声刚落，一群妹仔拥进阿三的家门。

阿三闻声立刻站了起来。

“同志，这是阿三的家吗？”一个尖尖的，脆朗朗的声音问。

“我就是阿三！”阿三定眼一看，差点失声叫了起来，

这一伙妹仔，少说也有十二三个！他一下手脚有点忙乱了，一边扯椅凳，一边招呼：“请坐，请坐！”他正想倒茶，一看杯子不够，干脆把水壶和几个杯子端到人群中间的小凳上：“喝茶，请喝茶！”

阿三朝这群农村妹仔扫去一眼，见这些人虽不象城市姑娘那般花哨，却也一个个穿戴入时，没有半点土俗之气。各人的长相虽然平平，但腰身还健美。这些人，见了阿三“老板”，有的用手指在绞手绢，有的埋着头，两只脚在地上来回地搓来搓去。那个脸圆得象满月的才有意思，老是在那里暗自偷笑，也没晓得她在笑什么！阿三从未同妹仔打过交道，这一下，面向十几个妹仔，他愣在那里，老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倒是那个声音尖尖的先开口：“阿三老板，你姐姐介绍我们来找你谈工作，你看我们哪天上班？”

被冠以“老板”的阿三感到很不自在，他忙说：“你们来，我是欢迎的，只是，卖狗肉一是累、二是脏、三是名声不好听，你们……”

“不怕！只要有工做，卖什么肉都不嫌！”农村妹仔几乎一齐同声附和起来，偷笑的不笑了，绞手绢的不绞了，搓地的不搓了，个个都盯着狗肉阿三。

阿三面有难色地说：“只是，我这个小店，要不了这么多人……”

农村妹仔们又是一片嚷嚷声：“人多怕什么？人多好种田，我们多来点人，你可以多做点生意呀！”异口同声，显然是来之前就统一了口径。接着，店堂里活跃起来了，农村妹仔们，这个喊：“阿三老板，”那个叫声“阿三哥哥”，这个说：“收下我们，包你发财，”那个说：“我们为你做牛

做马，心甘情愿。”说话间，一个长得蛮秀气的妹仔，竟大大方方地倒了杯茶，双手送到阿三面前，甜甜地说了声：“阿老板，请喝茶！”

这“阿老板”一时措手不及，忙乱中，茶杯险些从手中滑落。他面对这一张张真诚、充满哀求神色的脸孔，心中产生一种难言之情。过去，只是听说一些农村妹仔进城当佣人做保姆的，可如今，也有拖儿带女、全户全家涌进城里的，做小买卖的，卖苦力的，拾破烂的，修自行车的，补鞋补衣的。街头巷尾，随处都有三五成群为生活而奔忙的农民。狗肉阿三心想，莫说我这个小小的狗肉店，就算你市长也没有法子来解决他们的生计。想着，他坦率地说：“不是我不愿收大家，说实在的，我这个小店，顶多能收四个，而你们却来了十二个，那，我只好用抽签的办法，省得说我偏心。”

“抽签？”好新鲜！农村妹仔们个个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。

阿三找来笔纸，剪了十二张小纸条，又背着农村妹仔，在纸条上写了些什么。写完，又把纸条揉捏成团，拿在手上对农村妹仔说：“这十二张签，有四张写有‘留’字，摸着留字的就留下做服务员，摸得去字的，那真是对不住了，请你们原谅！”说着，他把十二张纸签往桌上一丢：“好，开始摸！”

这十二个农村妹仔望着这十二张小纸条，个个心里“怦怦”地跳个不停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都不敢先下手，生怕抓到那个“去”字。阿三在一旁笑了：“摸嘛，不怨天不怨地，就看各人的手气！”

倒是那个叫“阿老板”的秀气妹仔出得众，她走上前

去，说：“反正都要摸的，我先摸！”说罢，顺手就从桌上捡起一只纸签。她还未拆开看，另外那十一个妹仔，“哄”地一拥而上，争先恐后抢纸签，生怕晚了抢不到似的。顷刻间，店堂里一片混乱，那得了“留”字签的又叫又笑，庆幸自己走了好运；得了“去”字签的不是捶胸跺脚，便是喊天喊地。两个得了“去”字的小个妹仔，跑到门口，偷偷哭泣。阿三看在眼里，心中一阵难过，直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负疚。唉，我阿三是不得不这样做呀！他想想，便对大家说：“签抽完了，请你们稍等一下，我有话跟你们说。”

阿三说完便上了二楼。好一会，他才走了下来。这时，喧闹的店堂平静了，大家的目光又一齐集中在阿三的脸上。阿三一时不知如何称呼她们，皱皱眉，便来了句：“各位小妹！”少顷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用红纸包好的小封包，摊在手上，情感沉重地说：“本来，你们看得起我阿三，我理应领你们的情。可我的能力有限，实在又满足不了你们的要求。为了表示我的一点心意，我给你们八个‘去’的小妹每人一个封包，请你们收下。以后，我的狗肉店真是发展了，需要用人我再去请你们。”

一席话，把十二个妹仔的心都说得热乎乎的。那摸到“去”字的八个农村妹，脸上的愁云顷刻消失，但谁也不愿接狗肉阿三的封包。狗肉阿三只好又说：“你们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阿三了！”农村妹仔见阿三说的如此真诚，也就默许了，阿三便按着顺序，将一个个小红封包分别送到八个妹仔的手上。接下封包的农村妹有说“多谢”的，也有连连鞠躬的。这下，阿三那颗内疚的心才稍稍安然。

“招工”结束，巧得很，四个服务员